

长篇历史纪实

帝制的终结(下) 辛亥天变

胡为雄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长篇历史纪实

帝制的终结(下) 辛亥天变



胡为雄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制的终结(下):辛亥天变/胡为雄著.—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80170-996-7

I. ①帝… II. ①胡…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6719 号

出 版 人 周五一
策划编辑 陈德仁
责任编辑 姜楷杰
责任校对 周 浩
装帧设计 古 手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154 66572264 66572132
市 场 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60 毫米 1/16
印 张 19 印张 2 插页 插图 29 幅 311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目录

二十二 慈禧回銮 1

- 两宫回銮日期一延再延。静鞭三响，圣驾出宫门，千官万乘齐恭送。两宫游洛阳，似不减羽猎长扬之盛
- 汜水闻李鸿章死讯，慈禧太后大哭不止
- 开封府慈禧太后庆万寿。发谕撤去大阿哥名号，班赏有功之臣
- 宫殿依然，人民如旧
- 袁世凯筹款练兵

二十三 《大同书》与《新民丛报》 11

- 孙中山横滨摆宴接风，章炳麟痛饮七十杯无醉意
- 康有为大庇阁内考《春秋》
- 梁启超办《新民丛报》，意在一力反专制，养新民
- 康有为大吉岭上著大同
- “我爱我师，我尤爱真理。我爱孔子，我尤爱真理”
- “一言兴邦，一言丧邦”

二十四 《苏报》案 27

- 中国亡国纪念会上，章炳麟醉倒在酒楼。黄轸与孙中山失之交臂
- 吴敬恒沉濠。蔡元培为办爱国学社忍受丧子之痛
- 新年留学生团拜会上，刘成禺公然言扑满
- 章炳麟留分头，赤足登履，腰间勒着一根草绳。一年四季，手里总爱执一柄团扇
- 序邹容《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 《苏报》被封查，章炳麟投案
- 第二次开审时，审判官孙士麟宣布中国政府到案。章炳麟谓“载湉小丑”四字未触犯清帝。驻上海各国领事不同意引渡章、邹

二十五 人主洪门 42

- 孙中山檀岛入洪门
- 受托聘刘成禺任《大同日报》主笔后，孙中山又与黄三德联络建总堂。荷马里热心中国事
- 孙中山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王德威尔得却不接纳他入第二国际
- 王发科等四人割篋偷盟书告密，清廷驻法公使孙宝琦斥他们不忠不义
- 华兴会
- 举事不成，黄兴化装出走上海

二十六 孙黄结盟 58

- 一人独办《安徽俗话报》的陈乾生接到从上海来的急电
- 上海的革命志士一时星散逃匿。吴樾刺杀出洋五大臣
- 孙中山、黄兴东京结同盟
- 杨度拒不入盟，孙中山与他彻夜长谈辩论
- 《民报》与胡汉民、汪精卫
- 陈天华蹈海
- 章炳麟出狱

二十七 战南陲 73

- 浏、醴、萍起义被诛杀者累万。《革命方略》与青天白日旗
- 一个E字五万元
- 黄冈、惠州起义
- 徐锡麟拼死反清，秋瑾从容赴难
- 镇南关上，孙中山、黄兴以亲手发炮击敌为快事
- 黄兴与郭人漳斗智斗勇
- 河口得而复失。孙中山拟组新军

二十八 立宪固皇位 92

- 七十岁的慈禧太后让卡尔为自己画像，还扮观音菩萨照相。俄国马戏团进了颐和园
- 河间府秋操后，阅兵大臣铁良和兵部侍郎良弼见北洋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疑惧之心陡生

- 张謇游说督抚、名流，请行立宪
- 两宫颁发立宪诏书，以行宪政使皇位永固
- 袁世凯欲设责任内阁，光绪帝冷厉地说：“什么责任内阁，你的心事我全知道！”
- 梁启超东京组织政闻社。同盟会坚持革命排满
- 岑春煊暂做慈禧太后的恶犬。载振既得名伶又收金钱
- 岑春煊、瞿鸿禨开缺回籍，袁世凯调离北洋
- 谢罪出宫时，袁世凯从殿阶坠地，跌伤右腿。张謇出任预备立宪会会长，各省纷纷筹办咨议局
- 光绪帝驾崩。慈禧太后吩咐完后事随即断气
- 三岁新帝即位，摄政王载沣欲诛袁世凯
- 袁世凯在屈辱中仓皇出京，送他上火车的只有杨度和严修。张之洞一病不起，叹道：“国运尽了！”

二十九 黄花岗 117

- 程家桢东京遭暗算
- 陶成章在报上登载“孙文罪状”
- “红龙计划”
- 汪精卫决计刺杀摄政王，陈璧君要与他共生死
- 闻母亲病逝，孙中山与卢夫人相向而泣，谓生前尤不能登岸见老母一面，实是终生憾事
- 槟城会议
- 黄兴拟组十路选锋攻广州，但有九路不能如期发动
- 黄兴一路起义后直扑总督府，百余人在混战中非死即伤
- 黄兴带伤回香港，既悲且怒。诸烈士安葬黄花岗时，天雨靡靡。闻湖北党人筹划在武汉起义，黄兴极表赞成

三十 武昌举义 139

- 肃亲王善耆接见立宪请愿团。摄政王载沣为收拾人心，忙组皇族内阁
- 四川绅商要保路，武汉党人谋起义
- 鄂督瑞澂获知新军中党人众多，心中恐慌。“老子就造反！你要怎么样？”程正瀛开枪击毙棚长陶启胜。熊秉坤以革命军大队长身份率部发难
- 总督府旗杆上换上了五色旗
- 黎元洪被举为都督后像个泥菩萨

- 中华民国军政府以黎元洪名义通电全国
- 剪掉发辫，革命了
- 革命军祭天誓师

三十一 袁世凯复出 155

- 算卦人说，辛亥八月节袁世凯的官星要动
- 寿庆日得革命党在武昌起义电报，袁世凯止剧罢宴，示意旁人散座，接着令亲信火速向奕劻送去二十万金
- 陆军大臣荫昌无法统率北洋军，摄政王载沣不得已发谕起用袁世凯
- 袁世凯得电谕后故意托病拖延，与来劝的徐世昌定下窃取朝中大权的密计
- 革命军连战皆捷，汉口各国领事承认湖北军政府为交战团体
- 黎元洪致函萨镇冰陈革命大义，清水师反正
- 革命军汉口前线总指挥通敌，军情危急。黄兴到汉，军心一振
- 滦州兵变，摄政王代下罪己诏。革命军拼死反攻，冯国璋火烧汉口
- 吴禄贞丧元

三十二 黎元洪拜将 174

- 湖北军政府筑将坛拜将，黎元洪亲授黄兴战时总司令印信和令箭
- 陈其美做了上海都督，李燮和成立吴淞军政分府
- 江苏巡抚程德全反正易帜。为表示革命决心，他剪掉自己的辫子，又将院司各种印信集中毁于抚署大堂。浙江巡抚未及独立，党人已发动了起义
- 冯国璋欲取汉阳得大赏，袁世凯却暗中与党人谋和
- 黄兴致函劝袁世凯建华盛顿之事功，刘承恩奉命探听党人的意图
- 被资政院“选”为总理大臣后，袁世凯即乘火车回京组阁
- 反攻汉口失败，黄兴急得差点吐血
- 汉阳陷落，援鄂湘军亦撤走
- 张振武拔刀高叫：有敢再言放弃武昌者斩
- 袁克定密见英国公使朱尔典，请支持其父出任总统。北洋军炮击武昌城，黎元洪潜逃了
- 段祺瑞接任第一军总统，与吴兆麟、孙武协定停战

三十三 沪宁独立 194

- 陈、程、汤三督联名通电，邀请各省派代表到沪集会商议成立临时中央政府。

张謇提议：政府设鄂，议会设沪。武昌各省代表请黎元洪以大都督名义执行中央政务

- 江浙联军攻克南京
- 黄兴正色道：“革命至此，尚只算成功的开始。”十一省代表公举他为大元帅，他谦辞不任
- 袁世凯请旨和谈，任唐绍仪为和谈总代表赴鄂。黎元洪在武昌城外毡呢厂设西餐招待唐绍仪一行。唐绍仪等转赴上海后，南方代表伍廷芳、代行大元帅黄兴、沪督陈其美、苏督程德全及沪上名流致以热烈欢迎
- 北军代表廖宇春与南军代表顾忠琛暗中协议。唐绍仪白天与伍廷芳谈毕，晚上又与张謇等江浙绅商聚议
- 隆裕太后不许逊位，要袁世凯整军再战，并拿出内帑黄金八万两劳军

三十四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207

- 美国国务卿拒见孙中山。欧洲四国银行团不借款。胡汉民请孙中山留粤，孙中山却说：“推翻二百六十年贵族专制之满洲，贤于用兵十万。”
- 孙中山下轮船后对记者说：我可谓不名一文，“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
- 章炳麟欲推宋教仁组阁，宋教仁想出任总理
- 孙中山当选为首位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
- 1912年元旦，南京喜气洋洋，首位民选大总统孙中山宣誓就职

三十五 清帝退位 218

- 北洋军炮击武昌。袁世凯不信孙中山会虚位以待。孙中山在南京组织政府，并下令北伐
- 南京政府一无财源，内阁部长纷纷离职，四十万北伐军兵疲饷匱
- 袁世凯洒泪为逼宫。他遇刺受惊后，即派人暗杀了良弼
- 清帝宣诏退位
- 前摄政王载沣在醇王府内隐居不出。儿子退位当日，他与妻子置酒谈恨。待至想起自己抱儿子登基时所说的“快完了”一语，载沣心情释然

三十六 总统职归袁世凯 231

- 临时大总统易职
- 迎袁专使北京遭遇兵变
- 副总统黎元洪不再言立武汉为新都，转而拥护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 列强仍不承认中华民国
- 南京参议院议决大总统就职地点在北京，袁世凯一遂心愿

三十七 孙中山之忧 250

-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
- 八十岁的萧姓盐商从总统府出来，高兴地说“今天我总算见到民主了”
- 章炳麟闹奠
- 同盟会改组
- 宋教仁热心政党政治，黄兴关心善后事宜

三十八 唐绍仪组阁 265

- 袁世凯稳固北方
- 唐绍仪奉命南下组阁。黄兴哭劝南方各军将校不要再争陆军总长。内阁阁员很快议定
- 唐绍仪签字入盟，众同志报以热烈掌声；孙中山主盟，唐绍仪起立宣誓

三十九 有天下而不与 274

- 紫金山游猎
- 孙中山解任后到上海，民众热烈欢迎。他鼓吹社会革命：“我所欲为之事至少需要一百年。”
- 武昌黄鹤楼演讲，孙中山说民国譬之公司，人民为大股东，总统至百执事皆为股东服役务
- 福州市民置欢迎联云：“有天下而不与，微斯人谁与归”
- 至广州后，代理都督陈炯明连夜离府赴港，孙中山提请省议会正式选举胡汉民为都督
- 应邀北上，与继任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会商国政

结语 295

二十二 慈禧回銮

西逃千里之后得以生还，诚如清宫中的老太监所言，慈禧太后这位老佛爷是有福之人。然而慈禧太后之所以在朝廷摇摇欲坠之时未跌落阶下，半是侥幸，半是机遇。其侥幸在于中国幅员广大给她以庇身之所，其机遇则在于列强找不出合适的权贵出组中国新政府，仍需要她这个傀儡在表面上维持中国而不至四分五裂、直接影响自己的在华利益。

当然，慈禧太后万幸，更在于中国这个缺少文化、愚昧落后的小农大国会以自己的方式供养长在自己身上的同样愚昧落后的政治寄生体。同时，小农们在精神上的需要也许不亚于政治上的需要，故他们在叩首跪拜时需要有天子坐龙廷，这么一个偶像物决不可缺少。于是，皇权专制这个与神灵的结合体与小农的生活便有了内在联系。不管这个政治寄生体是否为社会提供了良好服务，也不管天子是坐在京城还是远逃西安，小农们仍能以自己的血汗供养它。依附农或臣民与市民或公民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是独立自主的，其社会行政管理者和领导人是经过他们自己以民主方式选举选出来的，如果这些领导人不能为公民们谋利益或不能尽职尽责地服务，就有可能遭到罢免或弹劾；而前者一般没有民主政治意识，它盼望着主人的恩赐，再则是在活不下去时揭竿而起，推翻旧的统治者，把另一位同样性质的新的统治者捧上台，然后对之顶礼膜拜。

然而对坐在龙廷之上的慈禧太后来说，虽然她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但她毕竟弄不清自己到底为何物。她介于天人之间，故她仍能过着一种似乎超越众人的生活：虽山河破碎，她还京时耀武扬威照常；虽国贫如洗，她奢华依旧。这是因为在权力丧失之前，她手中仍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就是这位皇太后的本来面目。但慈禧太后总归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所以当她劫后重归，见宫殿依然、人民如旧时，即使再无心肝也会挤出几滴浊泪。

两宫回銮日期一延再延。静鞭三响，圣驾出宫门，千官万乘齐恭送。两宫游洛阳，似不减羽猎长扬之盛

早在《和议准约》签字画押之前，各国公使就屡屡要求两宫返京。年春，慈禧太后本想要光绪帝拟下回銮之旨，但因与俄国为交收东三省签约之事，又中止了。后来，她命李莲英在行宫内外盖起芦席棚，想索性过夏再走。入夏后，和约初定，列强又要两宫回銮，慈禧太后本不愿意，却命光绪帝发布上谕一道，诏令回京。上谕云：“朕侍皇太后暂住关中，朐将经岁，眷怀宗社，时切疚心。今和局已定，昨谕令内务府大臣扫除宫阙，即日回銮。惟现在天气炎热，圣母年高，理宜卫摄起居以昭颐养，自应俟节后稍凉启跸，兹择于七月十九日由河南直隶一带回京，着各衙门先期敬谨预备。钦此。”此谕经宣布，中外人心大定。然而上谕发布月余，行期却久久未定，这又使众情惶惑，不免妄生疑揣，有谓将久居西安者，有谓将迁都蜀中者。

荣禄见状，即进谏道：“皇太后既宣旨回銮，当速定行期，以免中外疑揣。臣主张由河南襄阳至汉口，改由京汉路入京。如此，沿途供给可省若干千万。”

慈禧太后说：“南方并有请驾出上海，径从海道入都之议。荣相以为如何？”

荣禄说：“此道并不安全，若有不测之兵灾，臣担当不起。嗣经通盘筹度，水道须另造轮船，且有数处河道须经修浚，方可通行御舫，费用更不费。皇太后皇上不如决计取疲乏陆路，行期、路线一起决定后，中外乃始释然。”



李鸿章

这时，全权议和大臣奕劻和李鸿章从京中来电，奏告各国公使将定于七月二十五日（公历9月7日）在和议准约上正式画押。慈禧太后即准备降旨就近定准行期。然而陕抚升允入奏，谓天时炎热，道路泥泞，请展缓行期。不两日，汴抚松寿又来电奏，言积雨连旬，河水骤发，蹕路冲毁，行宫损坏，亦请展缓行期。于是慈禧太后命光绪帝下谕，改定为八月二十四日（公历10月6日）回銮。

于是京中舆论大哗，中外报纸，亦纷纷扰扰，批评议论无虚日。有谓两宫实无回銮之

意，两抚之奏均由西安朝廷授意。钦定的八月二十四之期，亦决不可信，届时必定再改；并有言第三期已预拟定改为九月三日；第四期必以太后寿辰为词，改十月底；第五期必以天寒为词，改至明春。这样逐节延改，终于无期而后已。或言太后惧怕回京后受各国要素抵罪，故不许皇上回京；或谓李莲英恐太后失势而失权，故力怂太后不宜回京。在京各国使臣颇为这些舆论所动，便一再向奕、李二议和大臣诘问。于是慈禧太后示意下谕旨、懿旨各一道，谕旨飭豁免陕西、河南、直隶踬路经过地方钱粮，懿旨飭赏给陕西人民内帑十万两，藉此以坚各国之信。谕旨并宣明两抚请改期之奏，实因预备不及，行宫踬路被冲毁，都是实在之事，决非两宫授意。

两宫宣旨回銮后，慈禧太后虽然仍持有戒心，亦持观望态度，但不得不安排行程。于是她又令降旨命陕抚升允为前路粮台，着李绍芬暂行护理陕西行抚。此旨降后，行在之人皆知行期已迫。此后近月时间，官府内外，皆预备结束登程，各京官亦悉备行事，包裹捆扎，大车小杠，憧扰不可名状。满街车马纷驰，闹得烟昏尘起。

钦定回銮的八月二十四日到了。这天辰刻，两宫圣驾即自行宫起踬。西安合城文武官吏，早已于宫外齐集，伺候升舆。待行李车先发后，辰初三刻，前导马队出城，继之而出的是随宫太监，接着是乘车骑马的各亲贵王公大臣。众王公大臣先行后，只听得静鞭三响，光绪帝、慈禧太后先后乘黄轿缓缓出宫。跟随其后的是隆裕皇后、扈驾诸王大臣及大阿哥，衔尾的则是装着各衙门档案的数十辆重车。

根据方士的占卜，两宫圣驾并不直出东门，而是曲折穿行大街，绕至南门而出。圣驾沿途市肆，尽设香花彩灯。长安百姓，全都到南门外祇候跪送，恭献黄缎万民伞九柄。两宫出南门后，又绕赴东关，诣八仙庵拈香进膳，然后才正式启程。这时，从西安府至十里铺、灞桥一带，沿途几十里路千官车马，万乘旌旗，气象十分整肃。恭送官员，冠裳踬济，热闹异常。陕抚升允已先期传谕：州县都守以上官员均到灞桥恭送圣驾，佐杂千把在十里铺恭送圣驾。省署将派员于各处点验，查取职名。如有托故不到者，停委二年。在文官武将的恭送中，两宫行至灞桥，后又行二十里至临潼县。至临潼后，天近晚，两宫便在预备好的骊山行宫驻踬。

次日，两宫从骊山行宫启銮，行四十里，至临口镇。临潼县令夏良才奉命供御膳，本已领款二万七千金。但他不肯将膳金全发，故先日预备的少，且所有供应均先被冒充打前站者掠食，所以临时诸事不备。天将晚，两宫内膳无着，王公大臣亦多致枵腹，及至夜间殿上竟不具灯烛。县令夏良才早已吓得避匿不敢出。军机大臣荣禄令将校找他问罪，然而找遍了也寻不见。光绪帝眼见宫女太监饿饭，只好赏赐内监银二百两，令其自觅食。督办前路粮台允升见状，即奏参临潼知县夏良才办事不当，贻误要差，请予严惩，并自请议处。然而慈禧太后竟未过分责怪，后来反倒心平气和地慰训他，并令光绪帝降旨：夏良才加恩改为交部议处，允升自请议处，则从宽免议。慈禧太后的想法是，以两宫大驾方始发轫，不欲以供应之故重罪有司，致使沿途官吏多增疑惧。至潼关后，她又让光绪帝发布上谕：前因有冒充王公仆从，

于各州县供给，恃强攫食，曾经降旨严禁。现在将入豫境，著汴抚松寿认真查禁，如有此等情事，著即严拿惩办，勿稍瞻徇。

临潼一带山险路窄，行走不便，因一路车辆彼此争先，致拥塞不行，欲速反滞，光绪帝便奉旨另发一谕：著松寿率诸将官各派兵勇分起押送，不准迟滞。至随扈王公、百官，车辆尚多，一经入豫，道途更隘，除有紧要差使者准带行李外，其余均着分起先行，以免拥挤。然此谕下后，只可稍资整饰，尚不能生十分效力。随扈诸人车辆，仍喜疾驰争先，致道途不时堵塞，有时数十百辆车衔尾结轴，莫能进退。

如此行走了近半月，至10月19日两宫才行至灵宝，将入河南境内。这时有快马来报两宫：大差头站太监百余人，已由河南入直隶境，住宿磁州。庆王将至开封迎銮，李相因身染有疾不能远行。慈禧太后闻报后，不知是喜是悲，眼里竟有泪水，随即降懿旨著李鸿章就近在保定迎銮，毋庸远迎。

降旨后，两宫启蹕入陕州，向渑池进发。然而一连几日阴雨绵绵，过崤山时顽石横梗，使车辆十九皆震散脱辐，须得修辑。入新安县后，则道路泥泞数尺，骡马负重不胜，有不少倒毙途次。

及入洛阳县境，道路平坦；沿途新修烽候堆房，焕然耀目。至河南府洛阳时风和日丽，慈禧太后与光绪帝顿感畅适，洛阳郡守文悌、河帅锡良、前鄂抚于荫霖等均前来迎驾，并将两宫迎进新建的行宫。这行宫是洛阳郡守文悌费数月时间，耗三万两银建成的，它不仅外观气势宏丽，宫内陈设亦豪华精致。尽管慈禧太后启銮前迭谕沿途供应不得逾侈，以节民力，但入住后极为欢心。文悌在朝中为御史时，在戊戌政变期间曾极力逢迎慈禧太后，奏参新政人物，因得外放迁官。此次迎驾，文悌本拟向豫省请领八万金预备在洛阳供应，然而豫督延方伯只给三万，于是他就地罗掘供应所需，使一切供应无不从丰，以为献好。他还特在慈禧太后的寝宫设有煤炭地坑，以备过冬取暖。两宫驻蹕洛阳后，文悌又重金贿赂李莲英，并终日在李室，手持水烟袋当户而立，春风满面地向出入官员招呼点头，以致豫中同官，见了心皆鄙之。汴抚松寿每每对属僚说：我们河南现在已出了一个红员。

洛阳多古迹名胜，两宫在此一连驻蹕七天。办事之余，慈禧太后便携光绪帝、隆裕皇后出宫，谒关帝陵，幸龙门、伊阙。出游时，王公大臣多半随从。幸香山寺时，文悌令人特地在伊水上造有浮桥。两宫游此，只见水白波平，天空如镜；周庐星列，兵卫森严，似不减羽猎长扬之盛。

汜水闻李鸿章死讯，慈禧太后大哭不止

11月上旬，两宫自洛阳启銮，经偃师至巩县黑石关，渡洛河北上。河上早造起了浮桥，所用皆是从民间收集来的船只，其上搭满木板，木板上再用土平筑。故在

上行走，宛如周行大道。渡洛河的次日，两宫在开封府属的汜水县驻蹕。汜水县地甚荒僻，县城内仅有一街。因遭过水灾，原县署早已被水淹没，县令向以地处坡顶的书院作公廨。

为迎两宫，县令已命人在书院遗址别筑行宫，规模颇为宏伟。其三楹寝殿，凭空矗起，八面开窗，可凌空四望。东瞻嵩山，西瞰黄河，其壮阔风景令人爽心悦目。两旁复道回廊，逶迤曲折，皆就地势布置，结构颇具匠心。时值秋菊盛开，庭阶廊庑，盆盎罗列，色彩艳丽。

两宫入住后，十分舒心。不意当日下午李鸿章告病危的电报传至，慈禧太后得此凶讯后流泪不止，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这如此重荷，更有何人分担？”她这一哭，引起宫中一片惊恐和哭声。及至荥阳，即得京师急电禀告：合肥相国，已于今日（公历11月7日）午刻逝世。噩耗传来，两宫震悼失次。随扈人员，上至大臣，下及宫监卫士，无不相顾错愕，如梁倾栋折，可倚恃者顿失。为安定人心，光绪帝奉懿旨在上午连发三道上谕：王文韶著署理全权大臣；袁世凯著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未到任以前著周馥暂行署理；山东巡抚著张人骏调补。及至午后，光绪帝又奉旨专为奠祀李鸿章发布上谕一道：

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大学士一等肃毅伯直隶总督李鸿章，器识渊深，才猷宏远，由翰林倡率淮军，戡平发捻诸匪，厥功甚伟。朝廷特沛殊恩，晋封伯爵，翊赞纶扉，复命总督直隶，兼充北洋大臣。匡济艰难；辑和中外；老成谋国，具有深衷。去年京师之变，特派该大学士为全权大臣，与各国使臣妥立和约，悉合机宜。方冀大局全定，荣膺懋赏，遽闻溘逝，震悼良深。李鸿章着先加恩照大学士例赐恤，赏给陀罗经被，派恭亲王溥伟带领侍卫十员，闪往奠醊，予谥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以示笃念老臣至意。其余飭终典礼，再行降旨。钦此。

此上谕下后，两宫即于次日从荥阳启銮，经郑州北上，于11月12日至开封府。

这时庆亲王奕劻自京师赶来迎驾，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即行召见，垂问都中情状，又问及李鸿章病逝情况。奕劻说：李相以衰年膺艰巨，忧郁积劳，时病时愈，几经为常。9月5日复又伤风感冒后，7日仍力疾前往西班牙使馆与众公使和谈，在和约上签字。回寓所后，李相便痰咳不支，饮食不进，一病经月。及至10月上旬，华俄道胜银行驻京师代表提出银行协定草案，李相为此大发雷霆，言协定把满洲全境交给银行支配。俄财政大臣维特闻知，却电责李相口是心非，示意俄代表说，李相如不在最近几日签字，所许诺给予的基金就分文不给。10月底，李相至俄使馆议事时，更受尽俄使格爾思恫吓，归后即胃出血，还呕血碗许，病情恶化。

“李相国临终时，可说了些什么话？”慈禧太后忧郁地问。“据云，李相临终时，两目炯炯不瞑，后目瞑时犹流泪。”奕劻答话时，老眼也红了。

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听了，感慨不已。慈禧太后又问：“李相国可有遗疏？”奕劻答道：“有一遗疏。”慈禧太后即飭奕劻：“明日将它带来。”

次日，奕劻觐见两宫时，将李鸿章遗疏递上，当慈禧太后、光绪帝阅及“惟冀稍延余息，重睹中兴，赍志以终，殁身难瞑；伏读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等语时，唏嘘不已。当日，慈禧太后即令光绪帝发上谕一道，著再加封李鸿章赏银五千两治丧，为之建立专祠，其政功战绩宣付史馆。其子李经述著赏四品京堂，承袭一等侯爵；李经迈著以四五品京堂用；李经方服阙后以道员遇缺简放。其孙李国杰著以郎中即补；李国燕、李国煦著以员外郎分部行走；李国熊、李国焘著赏给举人，一体会试。

此谕下后，朝野都云李相国忠勋遗荫，泽被一门。连避走海外的梁启超获悉李鸿章的死讯后，亦怀着敬其才识、悲其境遇的复杂心情作挽联一副。其联曰：

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开封府慈禧太后庆万寿。发谕撤去大阿哥名号，班赏有功之臣

十月初十日，是慈禧太后万寿日，光绪帝立意要为慈禧太后贺寿。万寿庆典时，百官皆蟒袍补服，诣开封府行宫宫门外排班，行朝贺礼。午放刻，司房太监首领传旨颁赏，例赏各臣下以缎绸衣料及山珍海味、鱼翅、燕窝、桂圆等食物。前怀来县令吴永，也受到慈禧太后的特别恩赐，赏给大缎二匹，江绸袍褂料一卷，并加赏橄榄、鱼翅、燕窝、桂圆等食物多品。

乘着庆典的欢庆气氛，慈禧太后特召光绪帝入见，对他温语相勉，说：“在此国难之时，宜母子同心，以济时艰。我今已决计，撤去溥儀的大阿哥。”其实慈禧太后是怕回銮后列强对她仍不放过，为弥合中外舆论而这样作。光绪帝听了这番话后，心中甚慰，觉得终于出了口恶气。他连忙称谢，说：“皇爸爸圣明，溥儀有负慈意，顽愚不化，撤去其大阿哥，孩儿极为赞成。”言罢，他即奉旨命章京拟谕旨。十月二十日（公历11月30日），光绪帝在行宫发布上谕：“奉懿旨，溥儀著撤去大阿哥名号，立即出宫，加恩赏给入八分公衙俸，毋庸当差。”降谕后，溥儀即日出宫，移处八旗会馆。出宫时，溥儀涕泪滂沱，由荣禄扶他出门，并一路慰藉，情状十分凄切。而宫监诸人则在旁拍手，以为快事。为示恩典，慈禧太后随即赏银三千两，由河南巡抚松寿派佐杂三人，前往伺应溥儀，但最终随身照料他的却只有一个老乳媪。

眼见回銮在即，诸事纷繁，朝事更需人办，慈禧太后即命光绪帝发谕班赏有功之臣。光绪帝便奉懿旨再次发谕：李鸿章著再赐祭一坛，其子李经迈以三四品京堂候补；庆亲王奕劻赏食亲王双俸；大学士荣禄赏戴双眼花翎，并加太子太保衔；王文韶赏双眼花翎；两江总督刘坤一加太子太保衔；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均加太子少保衔。联芳、那桐、张翼、周馥等大臣亦各有赏差。过了三日，慈禧

太后又令光绪帝发上谕，宣布赫德与盛宣怀均赏加太子少保銜。慈禧太后赏加此二人，是出于拉拢之意。赏加赫德，是想让他与驻京各使臣互通联络；赏加盛宣怀，是因他在东南互保时有功，且他亦为列强看好。

在班赏众功臣后的一天，吴永也得到内廷传旨：著迅赴广东新任，毋庸随扈。宣旨后，慈禧太后即在便殿召见吴永，对他说：“你患难相从，跋涉几千里，真是劳苦。今日回銮各事，有了端绪。这里去京师，已不太远，路上再无甚事可办。有累你一路劳费，我心里感到不安。所以令你不再随扈，可稍稍作些休息，再去海南。只是相处日子久了，一旦遣去，真是觉得难堪。”说着，慈禧太后以绯色绉绸帕擦拭眼泪。过了一会，她又说：“吴永，你忠勤可嘉，今日远去，我实在惦念，但我也是不得不放你去。”吴永叩头谢恩后，太后又恩赏御笔“福”字一方，银千两。

大赏过后，两宫于12月14日自河南开封府行宫启銮北上。这时，各省大员趋集开封送行。时天气晴和，旭日当空，六飞在御，一尘不惊。沿途旌盖飞扬，衣冠肃穆；羽林仪仗，齐整鲜耀。出城后，千军荼火尽向黄河，仿佛万树桃花照春齐发。午正，两宫大驾行抵柳园河岸，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同入黄幄，稍事歇息后即出幄，设香案炷香奠爵，祭祀河神。祭祀完毕，即相率登上龙舟。岸边文武官员、绅民父老，皆俯伏跪送。两宫渡河后，一路经邯郸、彰德、赵州至正定。至正定后，已是公历1902年了。由于铁路已通，两宫由此改由乘火车北上，于元月5日至保定。至保定后，慈禧太后与光绪帝、隆裕皇后被迎入袁世凯早就布置好的富丽堂皇的行宫。

宫殿依然，人民如旧

保定离京师已近，慈禧太后更是切急观望京师情况。当得知各国公使及各国兵队对她回銮持善意时，她的心才安定下来。为博得列强的进一步欢心，慈禧太后又命光绪帝发谕将原任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和太常寺卿袁昶几人子嗣的官职落实，并著吏部迅即咨查声复。

各事周列后，两宫于元月8日上午十时二十五分自保定行宫乘铁路局特备火车启銮。这特备火车的车厢共有二十二辆，其中上等花车四辆，供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御用；上等客车一辆，供皇后御用；其余各车供各宫嫔及亲王、大臣、福晋、命妇、内监分乘。上等花车皆黄貂绒、黄缎铺饰，所备御用磁器碗盏，均由盛宣怀呈贡，上印有“臣盛宣怀恭进”字样。此时保定车站，布置得非同一般。车站两旁，扎有彩棚三十座，供百官候送之用。火车开动时，各省大吏跪送两旁，军队则擎枪奏军乐。

十二点正，特备火车抵马家堡车站。这时内阁留京办事处将由庆亲王阅定的京师百官接驾处所绘图帖说进呈两宫御览，慈禧太后接过来一看，只见接驾计画如下：自卢沟桥至丰台及正阳门，由马玉崑提督的兵队和步军五营沿途跪接；自马家堡至永定门外，由左右营弁、五城练勇分段跪接；全权大臣，军机处，留京办事大臣，

蹕路大臣，亲王，贝勒，贝子，公爵，各部、府、院、司，各衙门在永定门至东西天桥跪接；火器营、健锐营、护军营各官弁排列石路东西跪接；绅士排列石桥迤北一带，候补官排列天桥迤北一带，废员、耆民排列东西珠市口迤南迤北一带，五城练勇分列大栅栏、鲜鱼口、打磨厂、正阳桥各地。阅过之后，慈禧太后见接驾规模宏大，无不周致安全，心中极喜，便将绘图帖说交光绪帝阅看。光绪帝阅看后，也感到踏实，遂定准。

这时，京中王公大臣暨文武官员全都来马家堡火车站迎驾，各国公使及其夫人，侵华联军的许多军官及其夫人也全都到站迎接。下午一时，两宫在军士擎枪奏乐中先后下车出站。两宫出站时，王公大臣、文武官吏全在站门口恭敬地跪接圣驾。

然而在场洋人则不同，他们为欲一见听政有年的中国皇太后和政权旁落、一如囚犯的中国大皇帝，即蜂拥向前，摄影记者更是抢着拍照，毫无礼节可言。于是，秩序顿时大乱。慈禧太后见了，亦无如之何。

出站后，光绪帝御八抬黄缎轿在前，仪仗威严。其圣驾前有开路兵丁，次则奏乐乐工，再次是手擎杏黄旗的旗手；四周更由侍卫、内监拥护，后有骑马从人、弓箭手、长枪手、马步兵跟随。慈禧太后的黄轿仪仗，均与光绪帝相同，其舁轿夫均身著红色缎绣花衣。随后为各亲王、宫嫔的乘轿，由马玉崑提督率兵拥护。殿尾的皇后，仪仗虽比两宫稍减，但亦很有气派。末尾众多车马，所载皆随扈官员。两宫大驾入永定门后，沿新修御道缓缓而行，沿途文武官员皆鞠躬俯伏，肃穆无声。至正阳门时，同在城上观看的洋兵有的脱帽以示敬意，慈禧太后在轿内仰视得见后媚笑以答。两宫进大清门入乾清宫后，即先诣关帝庙行礼。经年播越，劫后归来，慈禧太后、光绪帝及百官见宫殿依然，人民如旧，不禁热泪零涕。

袁世凯筹款练兵

袁世凯将自己在山东巡抚任内的事交代完毕后，便偕同唐绍仪等随从，在一营亲兵的护送下，从济南启程北上。抵高阳时，护理直隶总督周馥派人送来总督官印，并在次日举行授印仪式。袁世凯对此极视隆重，即差人摆设香案，行接印仪式。接授时，袁世凯遥望两宫行在，叩头谢恩。仪式完毕后，他即前往保定办理移驻。直隶总督府本来在天津，由于天津当时在八国联军占领之下，前直隶总督延雍不得不仍将大本营暂设保定。此时八国联军已交还天津城，袁世凯上任后便立即移驻天津的原直隶总督府。一至天津，徐世昌等故旧都前来祝贺，谓其名望禄位俱隆，将来功业必在李鸿章之上。袁世凯听了，虽然谦逊地说自己不可及李相，但心里却沾沾自喜。

袁世凯至天津的第一件事，是奉命为李鸿章立祠堂。同时，他把李鸿章在北洋经营数十年的路矿企业都巧取豪夺了过去，并将李府中的幕僚全都网罗在自己门下。